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訂

親征漠北

成祖永樂元年春二月遣使賚璽書往諭鞋鞞可汗
鬼力赤賜金綺四并勅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
右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
來意各賜文綺二未幾犯遼東塞十月寇永平是時

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
擊瓦剌馬哈木戰大敗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
閏十一月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
三年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
聞兀良哈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
四年春三月書諭鬼力赤可汗不報時諸部不服鬼
力赤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族本雅失里以
阿魯台爲太師始與中國不通瓦剌馬哈木與阿魯
台勢不相一遂各相讐殺

六年春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以織金文
綺持璽書諭本雅失里不報都督僉事吳允誠子答
蘭柴秉誠子別立哥請出塞自效從之允誠初名把
都帖木兒秉誠初名倫都兒灰皆降人也

七年夏四月遣都督指揮金塔卜及給事中郭驥以
綵幣賫書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噶火
赤哈失帖木兒等綵幣竟殺驥五月封瓦剌馬哈
木爲順寧王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大將軍武
城侯王聰爲左副將軍同安侯火真爲右副將軍靖

續事本末 卷二十一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帥師北征。陛辭上密授以方畧。且戒之曰：毋失機，毋輕犯，毋爲所給。一舉未捷，俟再舉，爾等慎之。八月，丘福出塞，率千餘騎先至。臚胸河南，遇游兵與戰，敗之。福遂乘勝渡河，又獲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王師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之。時諸軍未集，諸將皆恐。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不聽。

先馳馬揮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大衆奄至，圍之。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陣，聰戰死。丘福及火真王忠李遠竝被執死，全軍皆沒。事聞，上大怒，以書諭皇太子曰：比遣丘福北征，以其久在兵間，必能任事，何意福違棄朕言，孤軍輕進，安平侯等泣諫不從，遂皆陷沒。若不早舉殄滅之，邊患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冬十月，詔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北征糧運。上曰：近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爲難，朕欲以所運糧沿途築城貯之，量留兵守。

以候大軍之發。於是原吉議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大軍行。每十日程築一城。斟酌貯糧。以候軍還。上然之。八年春正月。以皇長孫留守北京。命夏原吉兼掌行在六部。及都察院事。輔之。丁未。車駕發北京。親征。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從。三月。出塞。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萬里蕭條。顧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也。至清水原。其地水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有泉湧出。甚甘冽。軍中賴以不困。上

取親嘗之。賜名神應泉。四月。次長清塞地。極北。夜望北斗。已在南矣。師次濶濶海。其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水注其中。五月丁卯朔。入臚胸河。哨馬畧黃峽。遇寇騎。得箭一矢。馬四疋而還。甲戌。指揮欵台畧玉華峯。擒一騎。譯之。不知寇在兀古。見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乙亥。以清。還侯王友。駐兵河上。留金勿我營中。上以輕騎前進。八齋二十日糧。以方賓胡廣隨。戊寅。至兀古。見札河。本雅失里先遁。夜倍道追之。己卯。至幹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大里率

衆拒戰。上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以七騎渡河遁去。六月，班師。至飛雲壑，阿魯台復來戰。上率精騎衝陣，大呼奮擊。阿魯台墮馬，復上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阿魯台携家屬遠遁。時熱甚，乏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已酉，車駕發廣漠，時殘騎尚出。以尾我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誘之。上按兵，而兵千餘最後發。寇望見大兵渡河，貪所載物，競趨焉。至伏發，倉皇走上，率兵扼之。奔渡河，馬陷入泥淖，生擒數十人，遂無敢窺。

我後師次擒狐山上，令勒銘曰：「四海爲說，天山爲鏡，一掃風塵，永清沙漠。次清流泉，又勒銘曰：於鑠六師，禁暴止侮，山高水清，永彰我武。」軍士乏食，上令以所儲供御糧鈔，散給之。下令軍中糧鈔多者許借貸，還京倍酬其直。軍中賴之。上在師中，每日暮猶未食，中官具進膳。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七月，還次開平，宴勞將士。上曰：「朕自出塞久，素食非乏肉也。愈士卒艱食，朕食肉豈能其味？故寧已之，車駕還至北京。」

九年冬十二月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得部署女
直吐蕃諸部上以問左右多請許之黃淮獨不可曰
此屬分則易制合則難圖矣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
高岡無遠不見諸人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
阿魯台之請

十年秋九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滅本雅失里立其
族答里巴馬哈木實專政

十一年秋七月上巡北京敕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
慮比之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賜金錦論意先是

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
保息塞外于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言馬哈木
滅本雅失里之罪請討之上曰阿魯台勢窮來歸非
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
王賜金帛仍居漠北瓦剌馬哈木怨阿魯台朝貢不
至

十二年春二月詔親征瓦剌以安遠侯柳升武安侯
鄭亨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
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爲前

鋒三月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卽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夏四月駐蹕興和大閱五軍盡出塞五月師次楊林城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六月三日甲辰師至撒里恹兒之地前鋒劉江遇敵三峽口擊走之上度其必大至嚴陣以待乙巳獲謀知馬哈木距此百里兼程赴之戊申發蒼厓峽次

忽失溫答里巴馬哈木太平孛羅掃境以三萬人來戰頓山嶺不敢發上遣鐵騎挑之敵奮而下安遠侯升以神機砲斃其騎數百上率鐵騎乘之遂敗却武安侯亨追擊中流矢退寧陽侯懋成山侯通率兵薄其右掖不動豐城侯彬都督青攻其左敵殊死戰都指揮滿都死上遙見率鐵騎馳擊呼聲動天地馬哈木不能支大軍乘之遂大潰走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馬哈木乘夜北遁時瓦剌雖大創去然殺傷亦畧相當夜二鼓上還帳中遂下令班師壬子師出

三峽口餘衆復聚山上數百人搃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遁去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任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至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慰撫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師次黑山峪頒詔天下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尙書金忠等迎表至八月上還北京

十三年冬十月五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五刺使

若言馬哈木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殺已害擄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救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防邊大同開平遼東皆知之

十四年春三月阿魯台遣使奏戰敗五刺獻所俘人馬特使宴勞彩幣秋九月五刺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使臣觀音奴不哈來朝辭還賜鈔爲道里費遣使齎璽書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賜綵幣十五年秋八月五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十九年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初阿魯台爲瓦剌所攻窮蹙南竄久之生聚蕃富遂傑驚每朝使至輒錮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爲寇上嘗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圖興和都指揮王祥戰死上遂議親征十二月上命大臣集議戶部尙書夏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嚴敕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名兵部尙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頃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

喪八九灾肯問作内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尙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悻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旣而刑部尙書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取原吉還至則方啓厥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親征得失具對如初上令同中繫于掖庭獄時禮部尙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名楊榮問原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春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張信尙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騾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彭等領驢運者二十五人鎮遠侯顧興祖尙書趙和等後運總督官一人保定侯孟謨遂安伯陳英等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血出塞分貯三月丁丑親征阿魯台戊寅車駕發北京辛巳師次鷄鳴山阿魯台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彼非有他計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四月辛丑師次龍門戊卒言阿魯台倉卒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五月辛酉師次獨石端午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丑師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丁卯大閱諸將戊辰觀士卒射有一卒三發皆中

賜牛羊銀鈔上親製平戎曲俾將士歌之辛未師發
隰寧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
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
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次閔安下令軍中樵牧不得出長圍外時營中
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右哨掖以總之步卒
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
圍周二十里癸未師發威鹵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

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六月癸巳
師次威遠川開平來報阿魯台進攻萬全諸將請分
兵還擊之上曰此詐也彼方慮吾搗巢故爲牽制之
術疾驅之果遁去七月己未師次煞胡原前鋒都督
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聞大軍
發所部日憂懼有散去者其母及妻皆罵曰大明皇
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
重於澗灣海與其家屬北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或
挾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繼獲其部曲亦言

悉衆夜遁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所棄
牛牟駝馬焚其輜重命旋師簡精兵還擊兀良哈大
破之事見設
立三衛詢降騎言屈裂河東北深谷有賊千餘
入今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
以羸兵輜重誘之方接戰發伏大潰走斬獲過半八
月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頒詔天下九月上入居庸
關次龍虎臺響隨征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上乘
法駕入京城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
可汗

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秋七
月謀報阿魯台將犯邊上曰去秋親征彼意吾不能
復出當亟馳塞外待之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英
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
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
八月壬子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癸丑發京師命
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丙寅發宣府次沙嶺賜諸
將內廐馬戊辰次萬全九月師次沙城知院阿失帖
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今夏阿魯台爲瓦

刺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聞大軍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上命賜之酒，俱授正千戶。冬十月，師次上莊堡，先鋒陳懋知寇在飲馬河北，為瓦剌所敗，追至宿鬼山口，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為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為都指揮，賜冠帶織金襲衣。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唯天下之人皆遂其

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發萬全十一月次懷來，甲申還京師。

二十二年春正月，阿魯台寇大同，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主殘民，數為邊患，請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卿意甚善，但師出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議北征，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

領右掖與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賜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夏四月戊申詔命皇太子監國發京師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庚午師次臨寧忠勇王金忠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諜者言阿魯台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

次開平遣中官伯力哥齎敕往諭阿魯台部落曰王師之來止罪阿魯台一人頭目以下輸誠來朝者優與恩賚命柳升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塗之上親爲文祭焉六月戊午進次玉沙泉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戒之曰兩軍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車轍馬跡亦多漫

滅其道已久上遣張輔王道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
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軍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
繼引兵還奏臣等分索山谷周圍三百餘里一人一
騎之迹無睹者癸亥陳懋金忠亦還奏引兵抵白印
山無所遇以糧盡故還張輔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
深入罪人必得上日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北地早
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尙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
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旋師時軍士乏食楊榮
請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

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秋七月庚辰清水源道有
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功曰使
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
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
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
諭揚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
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戊子上次雙流
澳遣禮部尙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已
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任謹哨

聯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立皇太子辛卯土崩

此處文字極其模糊，似有「立皇太子」等字樣，但多被墨迹或水漬所遮蓋，難以辨認。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訂 際第

安南叛服

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封黎蒼為安南國王安南古交趾地唐虞時曰南時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守教民耕種制冠履漸立學校

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建安中
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尉
府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唐亡爲南漢劉隱所并未
幾國內亂擁立豪傑丁部領宋乾德初南漢平上表
內附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黎氏公蘊死孫日燾
嗣淳熙間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
無子一女偕陳日照王死女主國事日照得立再傳
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各皆取日下易一字從火
上陽之義亦效日燾而然也元世祖平雲南遣人召

之入覲不行大發兵遣其將脫懽等討之十七戰皆
捷日烜棄城遁入海以根運不絕還日烜歸國勢復
振日烜卒子日燾嗣曰吾祖舊名也自是爲藩臣貢
獻不絕封安南國王日燾卒子日燿立洪武初漢陽
知府易濟頌詔安南日燿遣使朝貢上嘉之封日燿
安南國王日燿卒兄子日燿嗣荒淫不治其兄叔明
逼死之自立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速擇日燿親賢
立之叔明懼請老傳政弟自端日端卒弟日燿嗣而
叔明實制國事與占城備兵十餘年數侵思明地

叔明卒日煒爲國相黎季犛所弒立叔明子日焜季
犛叔明脩也上日叔明弒日焜而有其國今季犛又
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遣行人呂讓移
書責之未幾日焜亦爲季犛所弒立其子頤又弒頤
立其幼子窆在襁褓中又斃之因大殺陳氏自爲舜
裔胡公滿之後國號大虞紀元天聖上表竄姓名爲
胡一元子著易名奎稱皇帝自稱太上皇至是詐稱
陳氏絕奎爲陳氏甥求權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
二年夏六月胡奎遣使奉表歸思明侵地 八月老

撾軍民宜慰使丁緣反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太平
來朝奏日臣天平前安南王日焜之孫天明之子日
燿弟也日燿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
安南王賜之章印數傳至日焜賊臣黎季犛當國擅
作威福日焜稍抑損季犛弒之立其子頤未幾復弒
頤而立突蒙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
氏宗族并突弒之而取其止更姓名胡一元子日胡
奎臣以先被棄斥遠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
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

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
逆黨旁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
阨萬死一生度勢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跣以達老
耄其時老耄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
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伏念
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此賊逆
道滔天陳氏宗屬橫被殲滅存者惟臣臣與此賊不
共戴天因叩頭流涕上憐而納之安南故臣裴伯耆

亦來告急請討黎季犛願為前驅效死自比申包胥

十二月安南遣賀正且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
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
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
侍臣曰安南胡查初云陳氏已絕彼謂其甥權理國
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曰
可乃下詔封之今聞弒主篡位暴虐國人而臣民共
為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

三年春正月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齋勅往安南問

胡登篡奪陳氏之故六月安南胡登遣使阮景真隨
御史李琦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仍命行人聶聰
齋物往諭胡登十二月安南胡登復遣阮景真隨行
人聶聰來貢請迎陳天平遂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
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嵩以兵五
千人護行

四年春三月黃中等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登遣其
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禮甚恭具牛酒犒師晦卿
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踊躍中間胡登不至何也

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江矣嘉林江季
穉所居也中遣晦卿還促登且遣騎覘之迎者盡漿
相繼於道中信之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
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會雨潦忽伏發
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大理卿薛巖行人聶聰
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斷不得前賊遙拜曰遠
人非敢抗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敢肆巧偽
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
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等引兵還奏聞上大怒謂成

國公朱能曰、蕞爾小醜、乃敢欺我、此而不誅、兵則何
用、能頓首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
舉殄絕之、上遂決意興師、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
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徵黃中、呂毅赴京、
以送陳天平失律也、秋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
原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
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大將軍率右
副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
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

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
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
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
揮、陳睿、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
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轉
餉、是日、上幸龍江、禱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
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
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
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卽擗立、陳氏子孫

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冬十月，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先是，上察占天象，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何能卒，事聞，上震悼，輟朝，乃以輔代能輔，發遷祥度城壘，閣進攻，隘留及雞陵二關破之，傳檄數季稔二十罪，諭其境內立陳氏意，進度芹站，兩傍皆有伏，遣黃中呂毅搜捕之，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

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壘，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築綠江樹柵，多邦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築綠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擇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新福移營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取驍騎朱榮敗賊衆於嘉林江，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

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晟合勢時賊所立柵皆通江不可上世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上城高峻城下設重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隘人馬城上守具嚴備賊兵如蟻時官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日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期夜襲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御校昇攻具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城上火炬齊鳴角競響賊倉

皇失措天石不得發皆走師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等督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盡驅蒙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長驅而進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辛酉輔等遂克東都輔與晟駐師撫諭遣左丞將李彬向西都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入海於是三江路宜江洮江等州縣次第詣軍門降輔等督舟師進逼膠水賊復遁入黃江閩海等處

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等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追
 敗賊於萬劫江普賴山斬首三萬又敗賊胡杜於盤
 灘江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以五百艘逆戰木九江大
 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四百餘人三月窮追至膠
 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陽為還師至鹹子關
 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一輔還軍遇於富長江賊
 舟百十餘里橫截江中用刻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
 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為
 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聲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義

安其尚書范見覽等降四月輔率舟師追至海門涇
 鵲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舟膠不得前俄大
 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眾喜曰天贊我也五月丁卯輔
 與晟等率步騎夾江東西柳升率舟師水陸並進甲
 戌輔等至茶龍柳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
 艘賊遁走輔等乘勝追之又敗之於奇羅海口賊屢
 敗困眾遂潰乙卯柳升所領永足衛卒王柴胡等七
 人調得黎季犛所在前格之縛送升軍并其子澄於
 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獲黎蒼及偽太子芮將

相王侯在國黎季獵等皆縛獻軍門安南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已誅盡無可繼其國中耆老民庶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乃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爲鎮彝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

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勅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勅張輔沐晟劉儁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京師擢用九月張輔沐晟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下之獄赦其子澄孫芮等後季犛釋自獄戊廣西子蒼澄以善兵器赦

綱目卷之二十一
十一
用之。冬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
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後陳氏子孫
七人，官裴伯耆爲交趾按察副使。

六年春三月，交趾總兵張輔、沐晟、振旅、還輔等上交
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
二千八百里，建設軍民大小衙門四百七十二，上嘉
勞之，賜輔、晟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旗軍人賜鈔
五錠。七月，諭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英國公西
平侯沐晟、黔國公豐城侯李彬、雲南侯陳旭各增祿

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
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子孫
世襲。親擒黎季犛軍校王柴胡，超擢指揮使爲從者。
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
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
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上從之。於是
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秋八月，交趾蠻寇簡定
反，定陳氏故官不肯臣黎氏，而輕騎馳歸我。從下安
南，爲別將頗有功。知上不欲復陳氏，遂逸去。至化州。

說羣盜鄧悉等下之悉等推定為主稱日南王改元
 興慶出攻鹹子關黎賊餘黨多應之而陳季擴鄧景
 異尤猖獗黃福奏請益兵遂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
 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
 軍事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
 敗績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
 政劉昱等皆死之勢益熾攻陷諸郡縣事聞復命英
 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
 往征之勅曰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死而

八百媳婦老嫗猶供餽者何人賊云有象五萬又謂
 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同心協力早滅此賊

七年夏五月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大越皇帝改
 元重光季擴者蠻人自云陳氏後也安南氏不忍棄
 陳王則相率歸季擴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
 政戰死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澗大平海口等
 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監門衛將軍潘坻
 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跳
 身奔季擴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清化

時季擴據地稍遠而我兵悉窮追簡定至濱州分沐晟兵從嘉江南都督朱榮舟師抵牛鼻關輔自率騎兵至美良簡定棄馬走吉利深山搜得之并獲其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擴鄧鎔景異逃於義安簡定至京伏誅

八年春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五千級生擒偽將軍范友陳原卿等二千人悉坑之築戶爲京觀上勞苦張輔久暴師役召輔還輔奏餘賊未平請留黔公沐晟鎮之五月追敗季擴於靈長海

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十二月季擴遣使胡彥臣上表請降上遣方政諭季擴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黨陳原樽爲參政胡具澄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潘季祐爲按察副使然季擴實欲緩師期耳不宥之任而掠如故

九年春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爲副將軍會征彘將軍沐晟討交趾陳季擴劾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黨阮朔胡具澄鄧景異等於

九真州月常江尋復率舟師追梟賊黎蓋斬之慈廉
福安諸州縣皆平

十年秋八月英公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擒其甥行
將軍邵汝戲少保潘季祐遁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
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冬十月命鎮守交趾都督
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
心江

十一年冬十二月英公張輔黔公沐晟合兵敗賊於
愛子江時輔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檜屯愛子江

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飛先驅羣象奔衝一
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
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
人賊衆死者無筭

十二年春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
公張輔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阮師
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
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棄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生繫
以歸八月交趾陳季擴伏誅

十三年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加陳洽兵部尚書贊軍務輔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鎮西南而尚書黃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戰伏莫敢動

十四年夏四月交趾鎮募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英國公張輔奏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猶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便往來從之尋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莫勛三江等府

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叅議鎮募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貢馬及方物各賜鈔幣遣還冬十一月召交趾總兵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輔經營交趾前後十年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遂息十六年春正月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反利初從陳季擴充僞金吾將軍後東身歸降以爲

巡檢然中懷反側張輔還京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
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黨范柳范晏等四出剽
掠總兵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擒斬數百人
利敗走擒宴彬請就交趾戮宴以徇先是李彬代張
輔鎮交趾中官馬騏爲監軍定歲貢扇萬柄翠羽萬
箇騏壘而殘交人苦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
最劇

十七年冬十二月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上言交趾
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而郡縣官多兩

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
理刑者不明律意若侯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至
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
其廉污能否以憑黜陟疏上報可

十八年夏五月勅豐城侯李彬叛寇黎利誘掠車二
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畫方畧早滅此賊交
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黎利戰死保真定贊
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
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

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
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
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
陣存功後中官馬騃疾之盡奪其十兵及黎利反衆
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
爲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十九年夏五月豐城侯李彬上言交趾地荒遠不通
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
險易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從之 秋九月李彬言黎

利奔老撾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覓耆郎阻我兵
勿入境云卽發兵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上
以老撾匪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至京詰之尋召彬
還以榮昌伯陳智代 冬十月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遣內官山壽諭利竟不赴

二十二年仁宗卽位黎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僞求
降不出九月掌交趾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義
安府茶龍州不利昌江衛指揮伍雲廷之都指揮陳
忠與黎利戰於清化破走之 召工部尚書黃福還

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叅贊軍務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勞輯訓飭每戒郡邑吏修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必加矜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國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冬十一月交趾叅將保定侯孟英榮昌伯陳智言山壽未至黎利復反先後破茶龍諒山茶龍守琴彭諒山守易

先皆堅守力盡俱死之命侯山壽至彼計議確當以聞

仁宗洪熙元年春二月以榮昌伯陳智爲征彞副將軍討黎利冬十月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貳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宣宗宣德元年春三月總兵陳智方政討黎利進至茶龍川敗績時山壽主招撫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陳智方政復不相能洽以上聞上下璽書切責智

等而以成山侯王通佩征募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討黎利仍命洽叅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效上視朝罷御文華殿寢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弔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犛殺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

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市行仁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領之冬十月黎

利弟黎善據廣威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叅將馬瑛大破賊於清威，與成山侯王通合兵石室縣，進屯寧。擣尚書陳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覆言地險惡，宜遠斥，瑛持重不從。五鼓，麾兵竟渡，天雨且泥濘，伏驟起，衝盪遂大敗。洽奮馬突入賊陣，死之，失亡二三萬人。通懼，師却。黎利時在義安，聞之，自以精兵來會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陰許爲利請封，而檄清化迤南歸黎氏。清化羅通曰：非君命而欲賣城，義不可。連戰

敗走之初，都督蔡福守義安，被圍，福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千瓚指揮魯貴于戶李忠降賊。至是，福馳馬清化城下，大呼守城者宜見幾，全首領。羅通大罵而去。賊又逼鎮城，平州知州何忠懷奏潛請王師，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爲賊所得。賊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忠唾地罵曰：賊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奪杯擲中，賊面流血。盈順遂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忠節。十二月，交趾布按上言尚書黃福舊在交趾，民心

思之乞令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彝副將軍保定伯梁銘都督
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
新寧伯譚忠由雲南二道討交趾尚書李震叅贊軍
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勅王通守城練兵侯升等
至同進

三年春正月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諭
日前者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弒
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

楚子卽復封陳古人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
趾卽欲爲陳氏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
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
斷自聖心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
令訪求恐未暇及侯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
二月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王通出不意猝擊
大敗之斬其司空丁禮司徒黎豸而下萬餘級利惶
懼不能軍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得以暇
樹柵掘塹修器械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三月命

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
總督運糧赴交趾又勅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
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
司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數萬俱從安遠侯柳升黔
國公沐晟等征交趾黎利圍溫丘都指揮孫聚拒破
之夏四月黎利攻昌江初蔡福教賊造攻具攻東
關我兵九千人憤欲焚賊營福報賊賊盡殺之遂攻
昌江都指揮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陷任
福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與北向再拜與指揮劉順

知府劉子輔自縊死子輔有惠政民愛戴之一子一
妾皆先子輔死軍民俱立鬪盡無一人降者賊縱火
焚民居大殺掠王通歛兵不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
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回且意柳
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狗
其所請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
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
之汝何所知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秋七
月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赴隘

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九月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
 盜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
 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
 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
 抵鎮葵關升勇而寡謀連勝易賊梁銘李慶曰主帥
 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罷而少斥堠不拒險握重
 而欲急發卒如敵伏何慶力疾語升升唯唯前至倒
 馬坡獨與百騎先馳渡橋既渡而橋遽壞後隊阻不
 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梁銘李慶皆死崔聚率

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聚宿將然倉卒新喪
 元帥吏士沮且囂賊驅象乘之官軍大潰聚被執賊
 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
 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七
 萬人皆沒王通諜知升敗益大懼決意與和工部尚
 書黃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
 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論以順逆賊終
 不忍加害其渠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金幣出境
 至龍舟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戢兵竟不出冬十

月王通與黎利立壇爲盟退師遣指揮闕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臣陳日烜三世嫡孫臣陳暲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暲奔竄老嫗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兵初平黎賊卽有詔旨訪求王子孫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請

當益發兵誅此賊耳尚書蹇義憂原吉皆言不宜墮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至深屢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厓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暲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意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王驥鴻臚

卿徐永達為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嵩尚在老撾國人乞封嵩王永奉職貢頭自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受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勅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攜家來歸

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劾通及梁瑛馬騏山壽等廷鞠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詔繫獄籍其家梁瑛等坐罪有差詔褒贈安南死事諸臣蔡福朱廣薛聚于瑣魯貴李

忠皆伏誅黎利遣頭月黎公俱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閉留不遣者無算已而使還利奉表言嵩死陳氏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先是文皇時用兵交趾侍讀解縉力言交趾古屬糜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言始驗云

憲宗成化十六年安南國王黎灝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麟立麟死子濬立濬為庶兄琮所弑因自立侵老撾宜慰才板雅蘭掌為八百敗歸黎壽域等殺琮

而立濬弟灝至是太監汪直用事好邊功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甚急時劉大夏在職方故臣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方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閉結諸彝姦宄釋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姦亂乃弭

世宗嘉靖元年莫登庸立黎應僭號統元追謚黎暉爲義翼帝先是黎灝死子暉立暉死子敬立未封而

死弟誼立正德間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頭日黎廣討平之立灝庶子暉暉多行不義國人惡之諒山都將陳立孫與其子昇昇作亂鄭綏鄭惟鏗攻誅之遂弒暉立譚鄭氏國世臣譚母妻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攻之綏等亡走清華昇猶據諒山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呼噪爲樂詭言莫遂之後以武舉從立孫官叅督有罪自拔歸譚用爲宜陽叅將將令與昇戰大敗之殺昇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時鄭

氏既去，諱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托因請以兵盡屬之，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為兵器，竊庫藏金寶，潛使其弟檄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他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為興安王，鎮之，謀殺諱兄弟，夜率兵圍其宮，諱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登庸乃立諱弟應，初登庸妻諱母，應登庸所生也。

六年，莫登庸酖殺黎應，并其母殺之，而自立。時諱尚據清華，義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

據險阻，為之聲援。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偽都自稱太上皇，率兵擊諱，取清華，據之。諱走義安，又追敗之。諱走蔡州，又棄蔡州，走老過。

九年秋九月，黎諱憤悒死，眾復立其子寧，號曰世孫，有兵三千。登庸遂攻之，老過為援，不能克。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大臣為請者，悉發兵二十萬，起鄭綏將而攻海陽，一月固守不下。登庸別選兵萬人，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寧，錯愕復走清華。登庸掠

取世孫旗蓋張而還呼曰得王矣鄭綬兵大潰
久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陰結土
帥郭登鶴使襲寧太敗之擒寧如淑寶沉於江寧與
鄭綬子惟峻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暹馬江登庸以
其子方瀛爲大王敗國大正

十六年夏四月議討安南先是皇子生當頒詔安南
大學士夏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兵部尚書張璣言
登庸弒逆當討戶部侍郎唐胄謂帝王之於蕃服以
不治治之自安南內難兩廣逆少邊警不必疲中國

爲黎氏復仇然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儵適至
初黎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惟儵等
十人泛海自古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
禍亂始末乞興師問罪惟儵有志操能文章爲書引
崇禎張良諫讓爲比讀者悲之禮兵二部議登庸有
大罪十不容不討兵部侍郎潘珍言安南不足置郡
縣其叛服無與中國釋門庭之寇遠事暹島非討宜
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上責珍妄言對狀
閑住廉州知府張岳亦上書諫不報 八月雲南巡

撫汪文盛奏莫登庸聞發兵進討陰遣知州阮景等
行覘至納更山爲土舍李孟光所擒併獲僞撰大誥
一冊上怒復勅征討先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往撫諭文淵獻進兵地圖及
查庸可破狀授冠帶賜四品武服資金帛冬十月
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來丁移於李李奪於
陳陳篡於黎黎又轉於莫互相爲賊天道好還今於
安南直宜問其不庭彼若聽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
勢難窮追必生他變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專

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
陳請而行將失機事乞假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
十七年夏四月命咸寧侯仇鸞爲征彝副將軍兵部
尚書毛伯溫參軍務討安南雲南巡撫汪文盛傳檄
諭以禍福武文淵攻登庸守鎮營破之莫方瀛帥兵
攻文淵不克文盛以蒙自縣蓮花灘當交廣水陸衝
道兵據其地以爲諸來歸人聲援方瀛懼乃遣其黨
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沐朝輔言前國王黎暉被逆
臣陳曷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推立暉弟諱云何諱

被奸人杜溫鄭綬誘遷清華登庸仍准立諱弟應庭
自清華迎諱歸與應俱以病死黎氏無嗣憲垂死與
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召登庸子莫方瀛入
付以印章命嗣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通
貢者先緣陳昇據蔚山爲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
黎寧乃亂臣阮塗之子冒稱黎姓非諱子也其所目
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沐朝輔乃以范正毅等
并表疏公移送至京朝廷知登庸父子奸僞且雖稱
求降而詞不款服又不束身歸罪乃決意討之以懲

總兵伯溫叅贊未幾巡撫蔡經上言安南水陸路有
六憑祥龍州歸順欽州海洋西路皆接安南境用兵
須二十萬輕調大衆終非完計上不悅然伯溫師亦
罷

十八年冬十月以莫登庸請降命禮部尚書黃綰翰
林學士張治往諭登庸歸國黎氏未入境召選諭兵
部會議以聞兵部言登庸篡逼罪所必討宜臨以兵
加束身聽命然後待以不死上從之仍命咸寧侯仇
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帥師往討

十九年夏四月、欽州知州林希元上言、臣聞莫方瀛請降、命大臣查勘夫降者、將籍其土地、人民以獻也、今殺我士卒、奪我戰船、降者固如是乎、臣以爲欲得其請、宜約之曰、必歸我四洞、必令黎寧不失位、必令黎氏舊臣鄭惟儵、武文淵者皆有爵土、必奉我正朔、能從者降也、不然則詐也、而後興問罪之師、以順討、逆何憂不克、方瀛之所恃者、都齋耳、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舟不得泊、計以爲王城不支、卽守都齋、都齋不支、卽奔海上耳、若以東莞瓊海之師、助占城擊其

南賊、不得奔矣、以福建之師、航海出枝、封湖廣之師、出欽州、與之合、都齋無巢穴矣、以廣西之師、出憑祥、雲貴之師、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則根本拔矣、如此、艾氏可一舉而定也、書凡四上、而爲御史錢應揚所劾、言希元所稱秘策者、固道路傳聞之語、不足聽、六月、毛伯溫等既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并徵雲南守臣集兵、候師期、又檄諸司於臨邛、諸郡縣、儲積糧餉、議分正兵爲三哨、廣西憑祥州爲中哨、兵四萬人、叅政翁萬達副總兵張經督之、龍州

羅回峒爲左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鄭宗右叅將李
榮督之思明府思明州爲右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
許路都指揮白汝督之分音兵爲二哨歸順州爲一
哨一萬四千人叅政張岳都指揮張輓督之廣東欽
州爲一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陳嘉謀叅將高誼督
之又烏雷山等處爲海哨兵一萬四千人副使涂健
都指揮武鸞督之中軍都指揮董廷玉率五百人爲
親兵共兵一十二萬餘人又議雲南兵於蓮花灘分
三哨哨各兵二萬一千入中哨以副使倪象賢都指

揮王紹監督而督餉則布政使胡宗明左哨以副使
鄭騶都指揮方策監督督餉則右叅政生方右哨
以副使張綱都指揮馬立監督而督餉則右叅政程
日皆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經畫既定馳檄
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絕之義討罪止莫登庸
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郡縣授之擒斬登
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顯秩又諭登庸父子果
能束身歸罪盡籍其土地人民納款聽命亦待以不
死而伯溫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大懼遣使詣軍門

陳乞願出境降躬聽處分詞頗卑切伯溫等承制許
之約以十一月初三日來降守臣於鎮南關內設幕
府將墓以待時登庸子方濬已死登庸乃留其孫福
海守國與其侄莫文明及諸頭目阮如桂等四十餘
人入關各跣足尺組繫頸詣壇匍匐稽首納款書復
詣轅門獻所部土地軍民籍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
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俟更定伯溫等
宜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三十年春二月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初毛伯溫

與言登庸畏威束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
不詳莫可爲據乞省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
撫安南因送莫文明等至京師下廷議僉如伯溫言
乃降安南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從二
品子孫世及別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令削除改正
海陽山南等一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襲替
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
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體勘果係黎氏子孫授與
清華等四府妄則勿予莫文明等諸頭目賜資有差

制下登庸已死伯溫上疏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夏六月毛伯溫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諸將校陞賞有差已而莫福海不能輯眾爲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久之福海子法灑復振卒逐黎氏有其國。

神宗萬曆九年安南莫茂洽來貢茂洽法灑子也隆慶中法灑爲其下黎伯驪所逐死於海陽至是茂洽始得襲。

二十四年夏四月黎維潭來降黎氏自寧死其舊臣

鄭簡立寧子寵於西都簡惟憐子也寵死無子簡等共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復據安南莫敬用窟居高平維潭浮海遣使詣督臣歸罪請款因與約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難之謂高平乃其故土莫氏篡臣不宜以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爲篡逆今日國家外臣也使得假恩一而毋遽殄絕國家鎮撫四裔長厚維潭乃聽命至是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莫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

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如祖宗成法詔以
 維潭為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善安
 南復定安南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思明
 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界兩廣雲南三省輜
 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南關龍州為孔道由雲
 南臨安則蒙自縣蓮花灘可四五日至東都國中設
 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
 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謚稱宗黎嗣之弒
 或曰鄭惟鏞為之鄭宗強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江

華為重莫以都齋為重維潭死子維勃立維新死子
 維祺立補貢

谷應泰曰交趾自漢入為郡縣此與番禺桂林
 同歸中國非屬葵附庸僅稱職貢比也洪武陳
 氏奉國稱臣率先入貢太祖許為外藩不利土
 地及永樂中黎氏弒主盜國稱帝改元非徒得
 罪本國意實抗衡天朝俘馘其衆不得云暴編
 伍其地不得云貪也既分郡縣編置官僚垂三
 十年儼然宇下一旦匹夫犯順遽爾割土加王

嗟乎是賞叛也是獎奸也若日存亡繼絕則陳
 乃孤也以義當立黎乃賊也以法當誅若日勤
 民畧遠則將立黎利乃定之矣若猶未也不如
 勿伐王通力屈而請和柳升再入而收效然後
 下詔遣使修好撤藩城下之盟耻同新鄭割地
 之議辱比敬塘矣夫文帝不加兵南越光武罷
 西域都護所謂量力度德懼啓兵端未有徒敗
 車奔師夷將隕形見勢絀忍詭獲詢韓王按劍
 牛後魯連誓死帝秦而乃君臣相賀自鳴聖德

至於旌節符紱狼籍裔土將吏公卿流離草莽
 戰士污魂哭聞中夜孤臣嘆血碧化千年計其
 班師之日文武吏士携家而歸者八萬六千六
 百四十人為黎賊遮留不遣者尚數萬人死者
 君其問諸水濱生者不望生入玉門貽笑蠻方
 損威中國誰秉國成至此極乎漢火方昌呼韓
 稽顙元成不競乃棄珠崖唐美貞觀組加突厥
 文昭板蕩始棄維州宣宗四海又安九州鼎盛
 王通敗因統袴柳升失在輕浮乃拾捐之為美

譚比祖宗於穆滿夫曹公東下子布請迎澶淵
戒嚴堯臣勸避自古儒生狃安憚勞撫經誤國
二楊太平宰輔黼黻承明恒若有餘決機危疑
必形不足不然迎新主於金川阿燄璫於末路
豈有立身朝堂進退狼狽而顧預謀閫外貽謀
遠大者哉夷考其後名爲陳後實爲黎竊嘉靖
甲黎世中葉莫登庸復睥睨之黎又匍匐告哀
朝臣又主二楊之說而世宗赫怒竟伸天討兵
未出於國門莫已父子自縛泥首軍門削其王

號世守吏職不聞其倔強自大勞弊中國也所
可異者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留英世鎮滇中
成祖使張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
後并召還黃福禍發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勃貂
多魚特儼漏師短轅拖犢必敗乃公三百年來
終淪王化夫亦廟筭有遺策而春秋多責備也

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敕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于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

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璵縣丞馬爲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壘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于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十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卽陷賊矣、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專制、掙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

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九擊敗賊衆于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不卽就道敕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賊臨境不設備至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更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清功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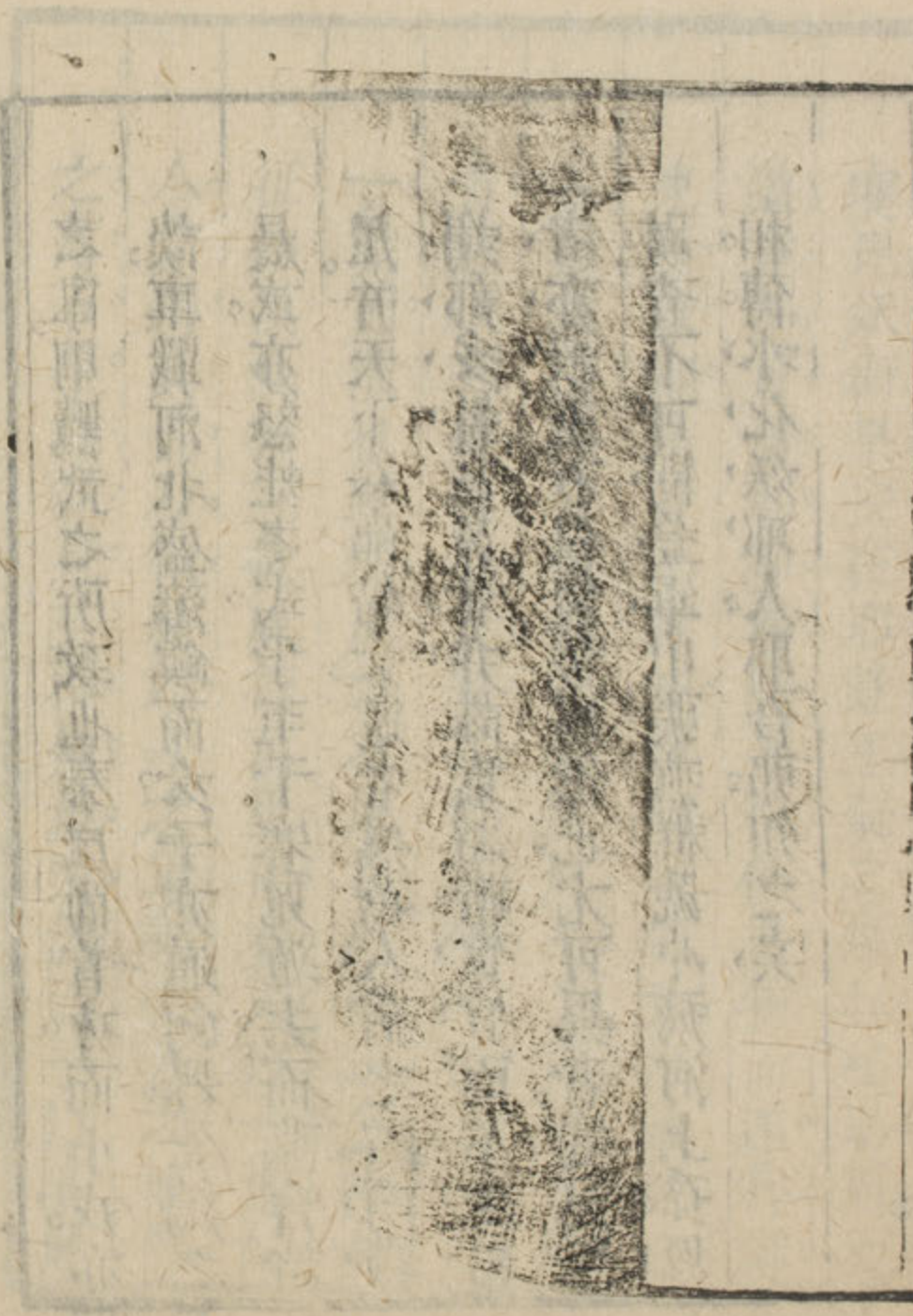
擢擊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是時大索唐賽兒甚急盡逮山東京尼旣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初唐賽兒夫歿賽兒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石匣角發之得妖書寶劍遂通曉諸術

劍亦神物。惟賽兒能用之。因削髮爲尼。以其教施里
閭間。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物。隨所須。以術
運致。初亦無大志。乃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急。賽
兒遂反。殺傷軍兵甚衆。三司皆以不蚤發繫獄。既而
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臨刑。刃不能入。
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
逝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寇伏誅。
谷應泰曰。自古盜賊之起也。莫不好爲妖。惑
亂陳勝以篝火。張角以斗米。而號則天公地公。

霧則三里五里。何其恠也。予以爲男。誠有之女。
亦宜然。史稱瑯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
入海中爲盜。而同時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
千人。屯河阻中。以是知婦女之輕剽。好作亂。大
抵不少。概見也。成祖時。有蒲臺唐賽兒者。自號
佛母。能刻楮爲入馬。相戰鬪。衆益信之。于是莒
卽墨諸奸民。遂盜起。而賊黨董彥景。賓鴻等。亦
掠兵應之。幸所據不過數州。轉戰不過旬月。衛
青王貴兩軍急擊。旗靡轍亂。魚爛而亡矣。然則

賽兒妖術果安在耶。豈王凝之鬼兵相助而大道竟不可信耶。抑費長房役使鬼物而遂爲群鬼所殺耶。是皆不可知。而獨是柳升以通侯之尊授鉞出師。驛騷供億。逍遙河上。乃更切責衛青忌嫉有功。假令大敵在前。將校不和。王師可一戰而潰也。雖然。成祖之用兵也。南定金陵。北征沙漠。地拓三獠。威行萬里。而賽兒以一愚婦人躑躅其間。乃欲結娘子之軍。乘夫人之城。譬之薄石擊柱。多見其不知量矣。然而予以賽兒

之亂。則黷武之所致也。秦風尚首功。而小戎亦談車戰。河北盛藩鎮。而女子亦通劍器。從鷄之晨。或亦怒蛙之式乎。至于賽兒遁去。而燕齊諸尼。并天下。奉佛婦女。逮者幾萬人。猶之石閃。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誅袁紹。斬宦官。面不生鬚者。亦殺玉石。俱焚勢固然也。尤可異者。賽兒踪跡。杳不可問。豈軍中張燕群號。冲飛河上。孫恩相傳。水化妖耶人耶。吾弗知之矣。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提督淞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河漕轉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濟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原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城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濟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

步置倉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則公私交便也。上命廷臣議。俟民力稍甦。行之。四年秋七月。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俱以海運功封。歲運糧七十萬石。止給遼左一方。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克總兵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于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出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八年以舊額漕運二百五十萬石不足給國用。特令江浙湖廣三省各布都官自行督運。共三百萬石。有奇。

九年春二月己未。命工部尙書宋禮都督周長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于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因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

卷之二十四
二
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也乃命禮等往視禮等極言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于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直隸徐州民丁及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餉管蠲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宋禮總督之河南河水屢歲爲患先是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餘與今河面平浚面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諸發河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金純相度開

浚併命禮兼督之

六月會通河成以汶泗爲源汶

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通于淮而新開河則居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又于寧陽築堽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禮還京上言會通河源于汶泗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

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澀之患。今汶河上流。上自寧陽縣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及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年春正月。巡按山東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塌。命工部尚書宋禮相度措置。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二十二里內。五里舊

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俟秋成。為之。

九月。工部主事蘭芳言。中灤分灤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綠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繩泥草。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圓。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于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息。從之。尚書宋禮薦其才。擢為工部右侍郎。十一月。浚鎮江京口新港。其露三港。達

于江

十三年三月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于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以從河運歲運三百餘萬石初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輪輓甚艱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河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從之乃鑿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百十里以便引舟置四閘曰移屋清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浚儀真瓜州通潮鑿

呂梁百步一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年凡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乃增置淺

船三千餘艘。海運遂罷。凡漕渠在齊魯間者。宋禮功爲多。在江淮間者。陳瑄功爲多。

十四年設淮安之清河。福興徐州之沽頭。金溝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官。于是漕運始達通州。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復言。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元單。便帝是其議。改爲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令民于舊洪西。鑿渠深二尺。濶五

丈。有竒。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

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憲宗成化四年。初正統間。漕米入庾。始有銳。至是帝詰銳米。戶部執曝揚之數。取米石一。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巡撫江南邢宥修復運河。

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工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濱出江者。因

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間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于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尋復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于臨德曰預備米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定耗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時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君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

世宗嘉靖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二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初弘治中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夫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備餽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于斯爲盛亡何漕撫李蕙請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嘉靖初河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人緩急有濟若

貯漕車非法也大學士費宏言衛軍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啣蟻蝨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革至是通惠河成遂有是命

八年疏治清江浦復舊乃由江入淮之道

神宗萬曆七年復築高堰隆慶中高堰廢淮水壞民田至是議復築之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

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坍塌改建于耳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射因發折新庄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履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浸移祭天妃閘內復命官修揚州高寶運河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堤岸相接

九年于淮安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避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礮礮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八丈以禦淮河之衝又議淮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接境山開河置閘以避咸港之溜

十二年揚州高寶運道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谷應泰曰堯都冀方九州通貢水陸分道舟車

遠興然皆方物筐篚非稭程粟米負重致遠也

秦人輸粟入邊十鍾而致一石益難之矣漢興

海陵之粟號甲天下而分封列侯天子仰食不

過中原三輔唐郡縣天下關中運道龍門險峻

再梓宰入歲值霖潦車牛不給天子至率百官

就食東京奉天告園蔓菁採食韓滉粟至脫巾

撒呼宋都汴京運道四達路置充倉號為轉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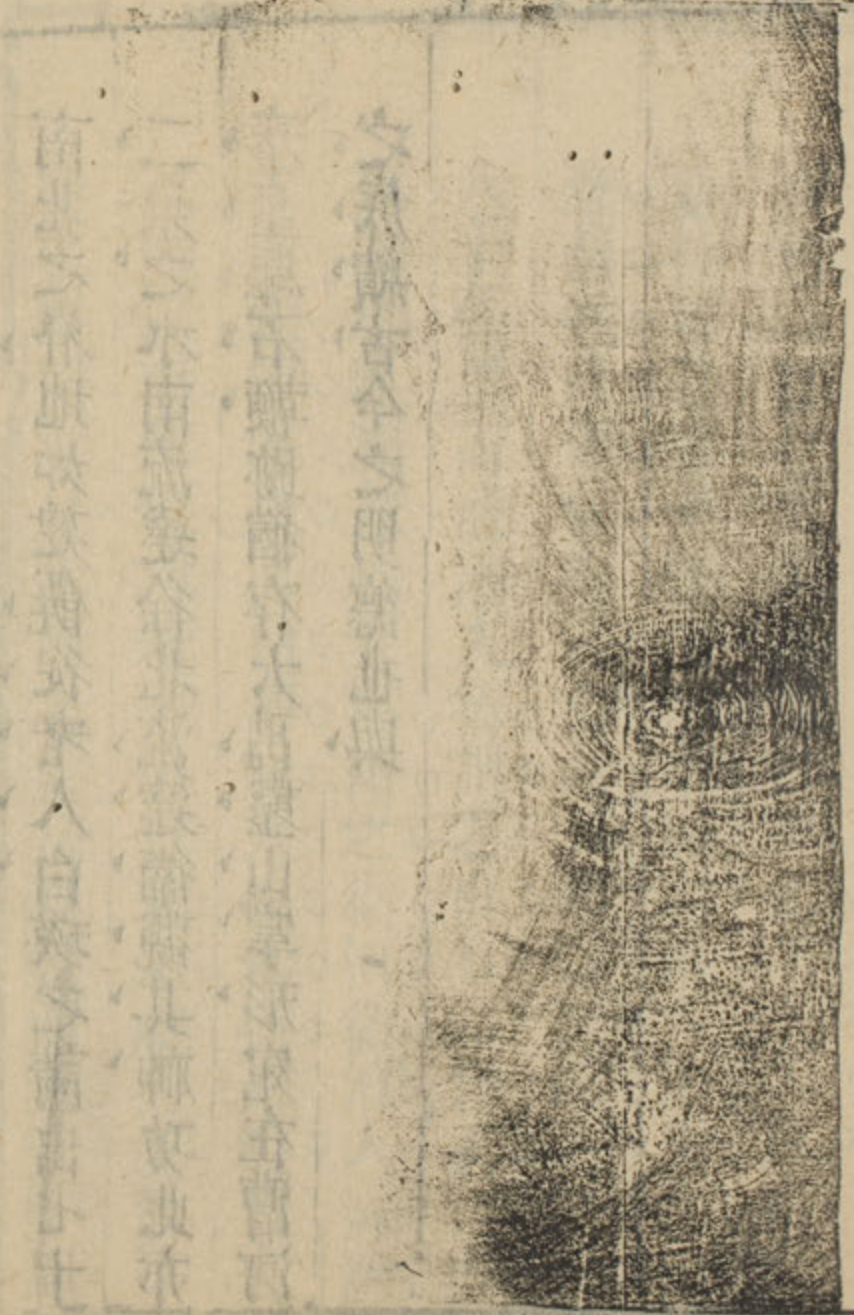
此劉晏遺規非豐熙創法也元建都北平張萬

戶以鹽盜出沒。習知海上險易。獻書海運。成山
直沽。無異安瀾。明初海運。猶致百萬。文皇遷鼎。
屢勤宵旰。海漕益進。水陸互輸。漕制漸增。海運
遂罷。安危之勢。易明。內外之形。易判也。夫蜀道
千年。蠶叢不啓。臨海只尺。台宕猶遺。自燕迄吳。
徑四千里。踰江涉淮。天限之已。然而平江築堤。
考自張吳。丹徒王氣。鑿山孫氏。黃池夫差之故。
跡邗溝。隋帝之遺規。假勾吳之霸烈。為聖王之
驅除藉荒王之游幸。啓千年之利涉。至于渡淮。

而北昭陽獨山。滕薛瀕湖。光沂汶泗。魯郊多水。
齊擅清濟。燕誇濁漳。直沽至海。潞水踰燕。古今
人力輸灌。裁通遠近。地形蓄豬。本盛蓋東南。舟
楫利盡。人功西北。高平險因。天設莫不。枝延蔓
引自成。萬里之形。璧合珠連。已見百川之赴。因
而按圖求轍。度地施工。所以因山壘石。計日成
城。依井求泉。終朝獲汲者也。稽其道里之畧。京
口設閘。而浙舟入江。謂之浙漕。高郵築堤。而江
舟入淮。謂之江漕。入淮以後。謂之出黃。初鑿呂

梁洪舟河行者五百十餘里。繼開董家口。避河險者二百七十餘里。河行至此。謂之入口。南陽夏村。皆引諸湖。既達濟寧。而湖漕入濟。謂之湖漕。而進此。皆會通河矣。由天井關至臨清。三百八十餘里。而濟漕入衛。謂之出口。而會通河盡矣。衛水順流。直抵天津。謂之衛河。衛漕入潞。潞水之流。謂之白河。白漕既入。徑抵通州矣。若夫江淮以南。陳瑄功著。齊魯以北。宋禮功多。潘季馴之鑿開董口。朱衡之虛居夏村。而天井一關。

南北之脊地如筵。旣從老人白瑛之請。出七十二泉之水。南流達徐。北流達衛。觀其神功。此亦秦皇驅石。鞭跡猶存。大禹鑿山。掌形宛在。漕河之底。績古今之明德也。與。



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第

際科

治水江南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尙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

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亘綿五百里。納杭湖。宜欵諸山水。淫澱山諸湖。入三泖。填浦港。湮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

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

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于是水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使宋性爲布政使。右叅政從夏原吉。蘓松治水。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

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劔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䟽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

吏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行之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晉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潴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吹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潴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潞山等處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

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濬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于是乃濬臧村第港以溉金壇。濬溧溧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泛漲。風濤相薄。

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蓄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吳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郝宣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郝僑

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嶺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其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其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饑。舂鍾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達蒞任。發帑金十萬。爲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

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
濡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
冀州神臬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州
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滯
之餘。溢于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
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
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
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

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壅塞矣。
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
君門。路隔九關。則忠臣爲之泣血。况于滔天巨
浸。洩于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于一坏之土。其
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
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
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旣立。水勢紆迴。清浮
則去。濁重則沉。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
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

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芟葦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墳。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其受三江之水。雖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終

震澤之怒。卽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畧可睹矣。至宣德七年。况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去鍾之去。夏僅三十年。乃披煩艾。涓渠需菴。而况金城柳大滄海。則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橛山標。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